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香溪集卷八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師曾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周元梓

謄録監生臣李崇㫜

欽定四庫全書

香溪集卷六

宋 范浚 撰

雜著

謝安矯情鎮物辨

孟母三徙辨

五帝紀辨

去四凶辨

琴辨

謝安矯情鎮物辨

苻堅以百關銳師掃國入寇長蛇猰貐騰突噬食經亘數千里自謂投鞭大江可使咽流視取東晉如疾風之掃墮籜葢將指期尅也晉之君臣宜當聞聲褫駭失色奪氣周謀歷筭以為夙夜之憂而謝安於時方且燕偃笑談傲然自若遊逸山墅對客劇碁入援之師却去不用坐示閒暇使議者懷左衽之虞然而終能敗堅此何故哉抑嘗聞之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又曰師克在和自

昔同役而不同心敗者衆矣然則安之取勝其知彼乎其以苻氏之衆不和而必敗乎方堅之謀南侵也盈庭羣議皆知晉未可圖故謀之權翼權翼諫之謀之石越石越又諫之苻融其弟也則又諫之苻宏苻詵皆其子也則又諫之原紹石勒所親信也則又諫之苻氏君臣異議如此而欲勞師伐遠不敗何待藉令晉以市兒田丁數十百輩折箠制梃揶揄當其前堅亦北矣況伊琰玄石皆一時奇材所將亦精卒且八萬指授得宜安固

審知堅之必敗也則以勝筭自逸燕偃談笑未戰而却援師不用既戰而得捷書不喜未為矯情謂不覺屐齒之折其野人語哉

孟母三徙辨

劉向傳列女載孟母舍近墓軻戲為墓間事孟母曰此非所以處吾子去舍市旁軻又為賈鬻母又曰此非所以處吾子去舍學官之側軻乃戲設俎豆進退揖讓後世因曰孟母三徙子疑之夫生而神靈聖人也弱不好

弄賢者也軻稟亞聖之姿抱命世之才固宜髫年岐嶷與常兒不類寧有戲為墟冢壓肆事耶使孟母不徙舍軻豈遂為庸人耶且聞母之姙軻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安有知胎教之而不知擇於初者理必不然子思嘗曰孟孺子言稱堯舜性樂仁義是軻方初歲已卓然絶人遠矣譬之麟角生肉鳳毛成字天與殊異夫豈人為而曰由擇鄰乃賢不亦異乎趙岐知軻生有淑質猶謂幼被三遷之訓蓋因向承誤初弗深考予

不可不辨

五帝紀辨

范子曰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以為唐虞而上不可知也聖人去古未遠猶難言之太史公乃欲為黃帝顓頊作紀於千百歲後何耶世傳孔子家語載五帝德帝繫姓等皆非古書使其說誠詳如之則夫子著之於書久矣意遷姑欲攟摭傳記以示洽博非復考其言之當否夫黃帝神農後也阪泉之戰信亦悖妄以臣伐君猶

有慙德而況為之後者信或有之則黄帝賊矣尚得為聖人乎

去四凶辨

或曰堯之時四凶猶在舜即位始去之左氏謂堯不能去然則何以為堯乎荅曰左氏失言彼四凶惡未稔天下未盡聞則堯不遽誅至舜而四罪章乃誅之耳漢人固云唐堯優游四凶厥服海内唐人亦謂使堯誅四凶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為殺不辜此言是也不

然以堯大聖去四凶如掇蟣虱耳不能云乎哉太史公因左氏語而易之曰堯未能去謂未去之可也以謂未能則亦不可然予抑有疑者洪水方割萬人昏墊使鯀治之歷九載而績弗成則赤子之為魚久且衆矣忍魚其民而不忍乎凶人寧忍萬人而不忍一鯀之身豈堯心哉此固予所疑者其亦盡信書不如無書謂乎

琴辨

友人朞嗜琴范子作琴辯示之曰維神農觀象制樂剞

鴻梧而絲之亦既具于五聲實暢天人之和維有周文王濟厥用益以二弦在後之聖越君子志士罔不惟琴之尚亦罔不惟正之歸厥今人昧于古聲乃有不正不極異曲奇弄溺耳而惱心爾曰兹器實古清角我罔克辯曰不為鄭衛之濫則不敢知嗚呼古人即于琴以止淫心今人玩于琴而心以淫心淫而怠用棄于德之修則惟琴為學之蠹爾有一日之力二於書一於琴心用不及十於琴一於書心用大放爾時惟不智哉嗚呼琴

惟其趣不惟其音趣之不知其能不淫苟趣之知又何爲於琴嗚呼爾有至樂寘于爾中其樂也天匪絲匪桐借曰未知亦即于爾心之油然者觀之其幾矣嗚呼尙念之哉

恥說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孟子何大乎恥夫恥入道之端也人之知非而恥焉者必惕然動乎中赧然見乎色瞿然形乎四體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覺知之者矣然則

無恥則無覺與木石等矣恥之為義顧不大哉孔子以行已有恥為士士宜有恥者也然有是恥心而能充之者千百有一焉穿窬士之所恥為也而所以恥穿窬之心則不能充焉是於穿窬則恥之於穿窬之類則不恥其於有恥亦寡矣有恥者寡則其無覺亦甚矣可以為心乎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是皆穿窬之心故孔子恥之又曰色厲而内荏其猶穿窬之盜又曰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孟子亦云士未可以

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聖賢之於耻心必使人充之如此此學之要也人能充是耻心以求入於聖人之道豈遠哉故曰耻入道之端也

悔說

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古人之善學也夫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誰无過者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為過者亡矣且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

悔故改過不吝太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與改是顔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曾子悔故曰我過矣我過矣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庶无大悔易曰不遠復無祇悔悔非无過者也求寡過者也求寡過則終无過矣悔其可已乎然予所謂悔者非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之爲悔也過生於心則心悔之勿復失諸言行而已矣過不知悔

命之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愎改而憚焉命之曰吝愎與吝悔之賊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既或不既食之所止明即復焉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道也改過而吝者違天而徇欲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蘧伯玉之悔至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

水旱說

昔者聖王之牧天下也以為土地甚大非國家所能盡治又非國家所當盡私故悉天下土地授之於民使播種五穀而什一其稅焉聖王又以五穀不能自實必得天地餘和以滋熟之然後有成而不害故又為之立宰相而調隂陽焉既授以土地又為之調隂陽則上之所以為民者至矣於是而民有不勤田有不治則非歲時之罪也為主吏者從而詰曰爾地肥矣而天時不乖爾田胡不逐于爾為稼穡之不勤耘耔之不力以至若是

其荒也爾責其可逃乎是雖穀不粒登督其稅收之可也是非主吏之虐也其或陰陽失和災雨愆節以水以旱而穀粟不登則非人力之罪蓋歲時之不宜也於是而覈其水旱所當稅者免之可也主吏又從而詰曰爾之田胡為若是吾不知有水旱但知稅之入也稅不入從而扑之是非主吏之虐耶今國家之法若曰民田有水旱不當稅者免之官吏不恤罰及無赦嗚呼其无良法耶其无良吏耶

題史記貨殖傳

昔仲尼深防禍原斥喻利者為小人謂賜貨殖為不受命至哉言乎余讀太史公書論魯中習俗盛衰益知利之能敗人也雖篤行厲志之士猶將忸怵浸淫日入於沓貪卑鄙而不自知宜聖人憂患後世稽其弊而絶之深也始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不絶當是時魯之老弱被堅介父子守危堞飛石流矢雨集於譙樓睥睨之間是宜人人出力鍛甲摩

刃矯箭控弦堅守鏖鬬救死其頸悖恐之不暇而諸儒乃獨傲然髙冠綫帯歌誦古義矩步磬立拱揖拜起乎几席俎豆之間油然如无事時此其於學業可謂信之篤守之固矣逮其後曹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貫貸行賈徧郡國魯人於是多欲慕之逐去文學而趨利嗟乎人之所甚畏者死也方魯諸儒在圍兵中講道益勤阽於危且不奪顧天下何物足以移之哉及一怵於利遽棄其學而趨赴之貪惏冒没无所不至至使人謂魯

國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嗚呼利之能敗人也如此可不戒哉予聞諸前志曰以義爲利夫惟義之所安然後可以爲利葢義既安矣何利如之孔子戹陳蔡自以爲幸而曰庸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是藜羹不糝者孔子之利也顔子居陋巷聖人正色賢之於徳行爲稱首是簞食瓢飲者顔子之利也伊尹非其義繫馬千駟而不視孟子以不辨禮義受萬鍾爲耻千駟萬鍾世以爲利二子以舍千駟萬鍾安於義爲利茍不知此而欲用積貲

潤屋曰此為吾利卒至或不得名一錢以喪其身豈不悖哉

題韓愈原道

韓愈原道以為堯傳舜舜傳禹禹至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嗚呼愈誠知道者而畧子思耶原道而不知有子思則愚知有子思而不明其傳則誣愚與誣皆君子所不取愈誠知道者耶自夫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至于孟軻道微久矣軻不得之

子思尚誰傳哉夫子思之學見於中庸又見於孔氏之遺書中庸列於經學者口誦而心維章章也其至言奧旨精深高妙非得孔子之傳能語是耶孔氏之遺書述子思備矣而後世寡能究其說宜愈之略之也昔者夫子厄於陳蔡天下之至戚也以子貢高弟猶欲夫子少貶焉惟顏淵則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而夫子亦歌兩柱之間欣然自喜曰於丘其幸乎蓋聖賢方以是知自異於流俗而樂之其寧以不容為病乎是道也

子思親見夫子而得之故困于樂朔不為病胡母豹謂之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大以求容吾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以求容病也吾弗改矣從是觀之子思得孔子之傳不疑矣而後世寡能究其說宜愈之略之也子思嘗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對魯穆公亦云臣所記臣祖之言有親聞者故曰是道也子思親見夫子而得之

書曹參傳後

蕭何佐漢功大矣曹參何足以擬之而時稱蕭曹至于今無異辭何哉惟參守畫一之法不少變是其所以與何齊名比功者也秦為亂政虐刑毒屠无辜百姓以目人祈死家懼及辜而何輔高帝拯之塗炭俾以蘇息如更生矣使參繼何後創設新令改厥舊章則所以防民者從密誰不懷畏且與秦虐幾何惟參以為己之能既出何下惠帝之明且不逮高祖與其易律改貫過為紛

擾孰若習前守舊與民安業坐以無事已而刑用幾措生人滋殖君高拱臣垂紳而天下晏然計成挈効與何等矣曰蕭曹寧少愧哉

為周昌對呂后辭

漢高祖既崩孝惠帝立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如意趙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卒不遣趙王太后怒使召昌至謁太后太后罵曰爾不知我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無應辭為昌對曰臣之不遣趙王正用太后

怨戚氏深也高皇帝之於趙王也有遺慮故不以屬太后而以屬庸臣使臣相之臣今順旨遣王是內王鑊鼎間也臣苟得沒將戴何面目見先帝地下往當戚姬得幸先帝時王幾代太子數矣臣不敢愛身出萬死庭爭之東箱之所聞太后之不忘也（昌庭爭時太后側耳於東箱聽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臣其敢誣方臣之爭太子也非有惡於趙王惟社稷是為今臣固不奉詔也亦非有好於趙王惟託孫之忠是力太后即召王并戚氏殺之臣必以死塞責臣

死足以謝先帝矣未知太后廟見何如容耳今皇帝慈仁孝愛遇趙王有恩句心亦不顧太后與戚氏為寃獨恐得罪故不敢言今皇帝能忘趙王前日之逼太后顧不能置戚姬於慮外乎太后始與戚姬角爭宮中俱恐後禍太后恐戚姬圖已故以太子見廢為憂戚姬亦恐太后圖已故以王之不立為憂憂雖殊懼患之心等耳令太后一得志遂忘已憂而復措人於憂耶后之能無憂也以臣言令臣之為戚氏趙王言也亦願使之無憂

如太后也誠能釋前恨棄舊惡撫戚氏母子終全活之則天下歸仁高廟慰悅矣

設淮陰先生説李孝逸辭

唐光宅元年柳州司馬李敬業等起兵江都檄數武后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后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梁郡公李孝逸將兵往擊之時淮陰先生屏居下鄉澤中聞梁公兵且至仗策謁麾下孝逸上客遇之先生間見曰僕非為將軍之前馬故來備指呼也竊不自陋願有謁也

孝逸曰何以教之先生曰僕聞李敬業起兵維揚將軍以三十萬衆討之有諸乎孝逸曰有之先生曰師出無名事故不成聞敬業起兵矣未聞其何名也孝逸曰敬業開三府檄郡縣以復辟為名先生曰然則將軍討之何也孝逸曰敬業剌眉州以墨敗既左授内鞅鞅觖望嘯羣失職盜弄廣陵庫兵實自稱亂名復辟耳天后赫怒鐫其先世官爵破印墓削屬籍命孝逸討之先生曰敬業固亂人然將軍視敬業罪孰與天后多令武氏貫盈神

誘厥衷以三十萬衆畀將軍是天奪之柄而授李氏使復唐赤武族也將軍不以此時亟返兵西問罪於僭臨朝者獨敬業是急僕愚以為過矣且敬業心雖不然而名為復辟將軍以國近屬討之沮天下忠義心昔王莽篡漢翟文仲倡義東都劉宏以宗室家子將莽兵討義僕嘗為漢切齒於宏將軍不幸幾近之恐天下復有切齒如僕者矣孝逸曰如先生言吾亦私念之然吾衆非得素拊循者人人心殊未可以口舌說也今吾欲西脫

一夫悍然叫呼不我從則三十萬衆抗手旅拒吾事敗矣先生將奈何先生曰嘻將軍過計甚矣天后盜國柄陰忍戾刻殺人如刈菅芥母姊兄姪魚肉殘之包藏禍心剪剝肺腑耆老元舅身誅族夷羣臣凜然若兵在頸天子始即位未有愆於厥身后思肆其頷頷劫脅幽之雖名立相王實與囚等天下之人推心搤腕抱憤侵骨戴目傾耳思得扶義者輔以興唐若旱之望雨故敬業等席人怨謀起事不旬日兵十餘萬楚州司馬李崇福

率所部應之山東梁宋士被甲蒙冑炊麥為飯以待敬業此人心戴唐可見矣況將軍親宗藩又擁見衆勢足以圖國苟因民欲建大義誰不附和將軍盍令于衆曰武氏反易天常褻辱至尊芟薙天枝斵喪王室流毒海内將與士大夫回旗内向崇獎李氏滅殺諸武以成復辟功若等尚克一心其庸有濟則大勲大賞當與士大夫共之如是而衆不從兵不捷諸武不誅神器不正天子不復御僕請斷頭穴腹以謝將軍僕雖至愚亦安能

以不肖之身試嘗將軍事哉孝逸曰先生言固善然敬業不可失如先生計姑後圖之先生曰不然智者不縱敵以自災勇者不背時而失利覯事之會間不容穟行之有疑禍如發矢天后志革命欲南面而行其意非一日積也盍及其未作也而先之有如因敬業事遂易副褘襲旒袞剗剔唐號坐移鼎黿必且盡滅景元子孫而後憮將軍又手從族之不暇其及圖之乎且將軍不即返兵又助之討敬業是為賊抗捕自剸及其腹也將軍

獨不聞漢灌嬰事乎昔諸吕擅權危漢齊哀王因之率兵向關以誅禄産為名禄産遣灌嬰將而擊齊兵嬰至滎陽謀曰破齊還報此益吕氏資也乃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以待吕氏變共誅之將軍必欲取敬業得無為武氏資乎誠能幸聽僕計命緩頰士持尺檄諭敬業等告以逆順使受約束併兵鼓而西則灌嬰策也且禄産將南北軍時高后既崩矣朱虛東牟與大臣等猶日夜圖之如坐燒屋之下今天后在世既擅廢立事又廟其祖

而王之武家犖兒挾后力曰以跋扈謀危社稷勢踰禄産且十倍乃反翫而不戚竊為將軍惑之孝逸自以天后遇已不能如淮陰言狠曰先生固云云豈以孝逸而圖武氏者使孝逸受命于廟而逸賊于野無乃得罪于先帝神靈乎淮陰察孝逸終不入其語因摩切之曰僕以將軍為忘先帝遂不念也若猶念之固善往先帝為天后鉗勒戚戚未嘗一日歡或仰屋切嘆晚歲逾憤鬱至氣逆不能乘馬其詐之由將軍不念此而廢命是懼

得罪先帝多矣何逸賊如之孝逸竟固謝曰先生姑休吾將思之淮陰遂不揖拂衣去曰是女子而髯其顱者何足語天下計因咋其舌至血流襟曰我失吾言以自譴也既而孝逸以兵殺敬業武承嗣忌之卒竄死而天后革命號周

壬寅歲余與故友潘彪文虎夜讀唐書李孝逸傳文虎曰孝逸唐王孫不知有唐何也豈無以大義告之者乎余曰是時宗子賢孝逸而不置之死以非孝逸

不將也彼方見親遇雖辯口百說且不用因設淮陰先生說李孝逸辭以祛文虎意今十八年矣嘗以示李叔易叔易曰何辯若此與子它文不類余告以為文虎設辭之由叔易曰固吾所疑也庚申十月三日偶閱舊文念文虎骨朽久矣叔易近亦下世感嘆泣數行下因書此寫余悲且以志叔易之知言

香溪集卷六

香溪集卷七

宋 范浚 撰

論

性論上

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僞有僞非性僞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者為愚知而不迷者為知不迷而止焉者為仁仁即心心即性性即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

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則寂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所以強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靜名者焉然後為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性以性為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揚同論於軻不能无譏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是而為衆說之惑苟捨衆說而自求其是則是得而衆

說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為善乎將以為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之偽而指以為性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以古人之不善者无踰桀紂桀紂誠惡矣龍逢比干言其不善則諱而怒之是知不善之可恥者固自善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揚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強為之說曰人之性也善惡混雄不明言性之果善果

不善而以為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而為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為知性之深也雄豈真知性哉且水之源旡不清性之本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是未嘗窮源者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雄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為不足以盡性豈性與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知性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

與道一矣然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為足以盡性哉其言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巳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為足以盡性則一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與聖與神為言乎故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教人也

性論下

天下一性也愚與明氣之別也善與惡習之別也賢與

聖至之别也氣習與至雖異而性則同也故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非天下一性耶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說者謂凡人之生性初相近已而或為善或為惡則相遠矣嗚呼是果聖人之意乎人之性果初相近而後相遠乎是大不然也予之說曰天下一性也其初豈徒相近而已哉直同焉耳孔子以謂人之或為善或為惡其性未嘗不相近其所以相遠者特善惡之習而已如是則惡人捨其習而

之善不害為善人善人忘其習而之惡未免為惡人也譬之猶水其出同源分派而别流或清焉或濁焉雖有清濁之異然濁者澄之則為清清者汨之則為濁豈不以為水者實相近耶性譬則水習譬則清濁之流是性常相近而習則相遠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也曰上智下愚性之相近固自若也所謂不移非不可移也上智知惡之為惡介然不移而之惡下愚不知善之為善寘然不移而之善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或曰

堯之聖不能化丹朱子以爲下愚可移何耶曰可移者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愚也愚非性也氣也夫人之禀生氣濁則愚氣清則明氣清之純則爲上智氣濁之純則爲下愚清濁之氣兩受而均則爲中人氣清不純則智而非上智也氣濁不純則愚而非下愚也愚而非下愚者或能移之故曰雖愚必明下愚則冥然不移矣故曰惟下愚不移丹朱氣濁之純者也雖堯其能使之移哉故曰可移者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愚也且以

子路汴之野人性鄙而好勇力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惟其愚而非下愚也故孔子設禮稍誘之遂儒服委質移而之善於其死也結纓而不亂非所謂雖愚必明者乎嗚呼說者不能知性而妄釋吾夫子性習與不移之論學者益以惑矣

詩論

孔子純取周詩上摭商下著魯凡三百十一篇人總其義而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至若遺章逸句素以為絢

偏其反而之類苟有取焉必掇拾誦説不忍棄去孔子於詩可謂篤矣然其為詩之説則不過以明大義初未嘗深求曲取為穿鑿遷就之論故其説曰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於考槃見遁世之士不悶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欽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凡夫子為詩之説率不

過以明大義故當時從夫子學如卜商如端木賜其於為詩皆能因告往而知來亦務通乎大義後世無及者嗚呼深求曲取穿鑿遷就之論興而詩之義始不明矣今世之說詩者必欲於是詩求是事故不得不為穿鑿遷就之論是安知詩人固有婉其辭而義自見者哉葛生刺晉獻公好攻戰詩不言攻戰事而曰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又四章皆言國人喪亡意獨言國人多喪亡是以知其君好攻戰也大田刺幽王時矜寡不能自存詩

不言矜寡困窮事而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獨言成王時寡婦有遺秉之利是以知當時矜寡困窮也若必於是詩求是事豈知詩者哉嗚呼固於詩則必爲穿鑿遷就之論詩之義始不明矣抑嘗復熟三百篇而求其大義知詩之志與春秋不殊旨也讀長發而知桀之亡商之所以興也讀大明而知周之興紂之所以亡也讀黍離而知天下之無王也讀下泉而知天下之無賢方伯也讀兎爰而知

王師之敗績也讀苕之華而知夷狄之陵中國也讀角弓而知中國之為夷狄也讀揚之水而知僭臣之漸其變為簒也讀出其東門而知公子爭立之禍也讀丰而知婚姻之道鈌也讀著而知親迎之禮絶也讀白華而知嫡庶之亂也讀正月而知女禍之可以滅國也讀十月之交而知災異之並見也讀文武成王之詩而知太平之盛德之脩也讀幽厲陳靈之詩而知放逆之禍惡之由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志與春秋

豈殊旨哉此則詩之大義無事乎穿鑿遷就而自明者也

易論

昔者仲尼與羣弟子難疑答問及羣弟子相與論議而接聞於夫子其言具存凡二十篇曾無一以易為問者厥後孟軻以仁義之說倡於戰國其書凡三萬四千餘言亦無一語及易世儒疑之及觀秦燔典籍大經大法俱為寒灰而獨易以卜筮之書得不亡滅然後知孔門

弟子與孟軻之有得於易也蓋當春秋時有為易說者皆出於卜筮如周太史為陳侯筮陳仲遇觀之否曰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曰歸妹之睽猶無相也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凡此類見於傳

記不可縷數未有不出卜筮而言易者況當秦之時去古益遠士不知經其獨以易為卜筮之書固宜然則言易者必出於卜筮則有得於易者固無待乎必言易也且孔子為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與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先儒以為十翼則夫子言易備矣而門人又何問乎至若孟軻說時君以正道初不為甚高難行之論特出於桑而衣田而食禁數罟以繁魚鼈時斧斤以足材木育雞豚狗彘以為老者之旨味使民得以養

生送死無飢寒不給之虞其言雖不越乎日用易知之淺事要皆百姓所甚急不可一日無有而歷千萬世所必行者雖聖人復起無能變易而不用是乃軻之所以深於易也盖包犧神農黄帝堯舜此數聖人者後世仰望意其道若登天然不可幾及逮者其取易象而制民用則不過網罟耒耜日中為市製絲麻布帛之衣與夫舟楫臼杵服牛乘馬重門擊柝上棟下宇棺椁書契類皆日用易知之淺事然亦皆不可一日無有而歷千萬

世所必行者盖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是乃易之所以為精微深賾而聖人所以通其變神而化之者也孟軻明乎此故其言王道不越乎民之日用是雖無一言及易其不為深於易乎嗟夫易之卜筮為用大矣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而極乎至精至變至神古之人惟知夫卜筮之用大故知易之廣大而不禦雖用以卜筮不害其深於易也後世徒以卜筮為吉凶占驗而已故自軻之外寡能明易者至漢人别著布卦以資射

覆而自謂知易嗚呼其幾以易為戲哉

書論

予嘗讀大誥酒誥與夫多士多方等篇切怪其辭古義奧雖宿儒老學有疑滯而不能句者當時羣下何從明其說以知上之旨意哉或者以為三代盛時家塾黨庠所以肄業者固已目習耳熟則於上之誥命夫人而能通其義然抑聞之昔者史佚不欲下殤於宮召公問之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

行之夫豈者怪拒之辭豈不可云者周公所以深言不可也史佚不達其旨謂為許巳因遂行之召公賢相也史佚賢史也以兩賢者而不能明周公之一言謂當時羣下夫人而能通誥命之說其可乎意者一時致仕之臣為州里父師少師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羣下於誥命有不能曉則父師少師與州長黨正之徒開諭詔告使之心釋意解知所以教戒之義則庶乎可也陳壽曰皋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悉而煩皋陶與舜禹

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夫惟略而雅故其言渾厚
簡直理暢而旨顯惟悉而煩故其言丁寧反覆必有義
與而難通者非聖人於作誥故為是詰屈艱深之辭理
勢然也蓋聖人樂與人同欲發一言措一事惟恐少拂
天下之心凡所以曉告羣下者必累千數百言回復委
曲使天下之人渙然皆無疑於吾言而後已蓋其告諭
之深則民知之審民知之審則其發命而作事天下靡
然趨之無猶豫不前之惑聖人以為凡民雖愚要可以

理曉難以强服與其臨事而民心有所未喻相視前却乃始有紛紛乖異之議孰若先事未發深陳而力告之使羣下與吾一心無憮然不樂於吾所為者此聖人寛大忠厚之至所以盡人情使天下不難於從令故其言不得不悉而煩也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又曰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夫當成王時商亡久矣而頑民嘗與祿父為惡翻動周公誅

之豈其無罪而必曲為遜辭告之如此者意若以謂非我周敢弋取商命惟天不與商惟民秉心為我爾王家固己之我不復有變矣爾商民何為不服哉蓋聖人務使天下樂推不厭故不以力誅頑民之身而必欲有以深服其心夫惟深服其心也是以周雖衰猶歷數百年雖無賢聖之君人心猶歸之不去然則周誥之煩是周公所以服人心也非其理勢然歟

春秋論

春秋聖人所以書王法也辭嚴義密世之學者皆病其難明蓋未嘗詳味乎經而徒以三傳亂之則筆削之旨湮鬱而不著小儒陋生往往投編輟誦漫不曉為何等語甚者置經不問顧取三傳之說可喜者誦之是所謂買櫝還珠者也昔者楚人賣珠於鄭為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嗚呼先聖大經不幸而為楚人之珠者以三傳浮辭為之櫝也唐盧仝善學春秋束三傳於高閣而抱遺經以究終

始故其作春秋摘微不任傳以尊經明聖人之旨為多
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左氏曰脩惠公之好也夫引
夷狄而會中國明隱公之罪豈脩好謂哉仝則曰戎非
中夏敵公輒會之是無王也桓公三年秋公子翬如齊
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於讙公會齊侯于讙穀梁傳曰
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夫公不親迎但
會于讙豈禮也哉仝則曰齊侯送女非禮公又會之皆
失禮也莊公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公羊曰齊

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夫有四夷之功不獻于天子而獻于魯所以深誅齊侯豈惡其威我哉仝則曰齊為覇主反獻捷于魯故謹始末以罪之又責齊侯無戴天子之意凡仝之説若此類者衆由其知有經而不知有傳故于聖人之旨獨有得乎心也竊嘗取春秋之經複熟諦玩然後知聖人之辭甚嚴而褒貶之義甚密也隱公七年冬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天子使楚丘衛地也天子之使而戎伐之以見夷狄陵中

國之甚地以楚丘者責衛之不能救稱以歸而不言執則不與夷狄執天子之使且責凡伯之不死位而為戎衆囚也又以責戎所經以歸之國皆安視凡伯而莫之救天子方伯亦終莫之能討也此則聖人之微旨其嚴且密如此而左氏乃以謂戎嘗朝於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故見伐于楚丘公羊曰執之而言伐之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穀梁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使學者讀經而以三傳亂之則戎伐

凡伯于楚丘以歸之義果安在哉故夫不任傳以尊經乃可謂善學春秋者也

月令論

月令見今戴記漢賈逵馬融蔡邕魏王肅皆以為周公作晉孔晁因曰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而鄭康成高誘等以為秦呂不韋時集諸儒作唐孔頴達因曰不韋十二月紀正與月令文同而小異者纔三數字耳東晳則又以為夏時之書劉子珪則又以為秦諸儒

取聖王月令之事記之牛里仁則又以為雜有虞夏商周之法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全稱秦典然竊考之周三公不稱相至六國時始稱相而月令孟春曰命相布德和令周有大司馬無太尉至秦官始有太尉而月令孟夏曰命太尉贊桀俊周有内宰無奄尹而仲冬曰命奄尹申宫令周有酒人無酋人而仲冬曰命大酋秫稻必齊周以建子為正而季秋曰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周以上春釁龜而孟冬曰命太史釁龜周五時

迎氣皆前期十日齊而孟春曰先立春三日天子齊又若孟春言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仲冬言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之類決非周公語也則月令不出周公時明甚然當呂不韋時秦始皇未并天下故尚稱王而月令云天子秦未改周政而月令以孟冬為歲首不韋方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食客至三千人家僮至萬人而月令仲冬云罷官之無事者凡此又疑不盡為呂氏時書也若以始皇既并

天下稱天子而秦人取不韋書增加之為月令耶則始皇既并天下罷侯置守矣而月令孟夏曰行賞封諸侯始皇置三十六郡矣而季夏曰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始皇以十月朔為正矣而季冬曰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始皇子弟為匹夫矣而季冬曰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始皇更民名曰黔首矣而孟春曰行慶施惠下及兆民始皇衣服旄旌節旗皆尚黑矣而孟春曰天子載青旗衣青

衣凡此則又非始皇為帝時書也既非周公時書又非呂不韋書又非始皇既為帝時書則月令果何人作耶予詳求其說蓋以為呂氏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十二紀初非出一手也至漢淮南王安與蘇飛李尚及諸儒大山小山等著書又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為時則訓今見淮南鴻烈解蓋亦諸儒為之而非出一手也夫十二紀既非出一手漢人取而附益之又非出一手已而禮家抄合於禮記則月令豈一人之為哉意不韋

賓客著所聞或取虞夏商周之遺典或據時事以為說其後漢諸儒又增加之故月令官名時事雜用虞夏商周秦漢之制何以知月令雜用虞夏商周之制也蓋鸞車有虞氏之路也而孟春曰天子乘鸞路周之大司寇在夏為大理而孟秋曰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又凡月令皆本夏時多與夏小正合而車旗衣服皆取於商之制而有變焉以此知其雜用虞夏商周之制也何以知月令雜用漢制也按前所論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

受朔日以為周則不當謂十月以為秦則不當言諸侯蓋淮南王安與諸儒著書在文帝時漢猶以冬十月為歲首而又有諸侯故合諸侯與為來歲受朔日之説惟稽之漢制無齟齬不合者當是漢儒增加不韋季秋紀中語而漢人傳者因以鴻烈解為正併易呂氏季秋本文從時則訓禮家又取以為月令故今三書季秋合諸侯與為來歲受朔日文皆同以此知其雜用漢制也何以知漢人取十二月紀增加之也按周禮秋獻龜與凡

取黿皆用秋時實夏之秋耳月令季夏乃曰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黿取龜蓋作月令者誤以秋獻黿據周秋之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故妄於季夏言登黿以其誤妄知漢人增加之也又按時則訓孟春之月招摇指寅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方御女青色衣青衣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於青陽左个以出春令凡此類皆呂氏書所無則漢人增加亦多矣豈惟季秋紀哉鄭康成於鴻鴈來注云今月令鴻皆

為候孔頴達謂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為古不入禮記者為今盖戴聖删大戴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

香溪集卷七

香溪集卷八

宋 范浚 撰

論

周論

秦論

六國論

楚漢論

唐論

五代論

周論

周有天下傳三十七王歷年八百六十有七視夏商最為長久而卒所以失天下者無令主以復興周道故陵遲而遂亡也或者過周東遷謂為失計是知周自東遷而衰不知東遷非所以致衰也周居豐鎬謂洛邑為東都蓋自武王之遷九鼎固以眷地中有意乎經營矣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卜洛建邑凡郊祭社壝宗廟市

里無一不備是豈無意乎遷哉藉令當時無意乎遷豈
無意乎後世子孫計哉使成王周公無意乎遷又不爲
後世子孫計何利而爲此紛紛也以書考之周公告王
使居新邑爲治王因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
雖不留都亦既有事於烝祭矣則東遷何尤而以爲失
計哉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函崤界褒隴耶則以
德致人賢於負固而西阻九河東門于旋谿險要阨猶
足守也謂洛邑土地不如西周之爲九州上腴天地與

區耶則陰陽之所和異於偏方而泝洛背河左伊右瀍交灌沃衍猶足富也謂東遷不足以朝萬國耶則赤芾金舃宣王固嘗會諸侯矣謂東遷不足以撫四夷耶則竪車齊馬宣王固嘗攘夷狄矣謂東遷致王室之陵夷耶則日蹙國百里周道為已衰謂東遷致王威之微弱耶則下堂見諸侯君尊為已替謂東遷致伯國之盛强耶則膠舟不復甚於問鼎輕重謂東遷致外侮之憑陵耶則四夷交侵甚於戎伐凡伯然則東遷何尤而以為

失計乎使西周不有宣王吾知板蕩之後不待東遷而無周矣使遷洛而復有宣王吾知黍離之初雖移都而周必興矣且堯平陽舜蒲阪禹安邑商自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唐虞夏商之都罔有定止漢世祖宅洛邑延祚二百魏孝文亦宅洛邑太和稱治使建國必於西周則前乎周者不都豐鎬何能國乎使東周必不可國則後乎周者或都洛邑何能國乎使文武都東周周其有不興乎使平王都西周周其將不衰乎又況周公營洛

以為天下中諸侯蕃屏乎四面故立京師議者謂平王東居洛邑其後五覇更率諸侯以尊王室故周於三代最為長久然則周遷于東實資夾輔以永其年謂致衰可乎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是都洛可以興而所由致衰者果在不德東遷豈遽為失計乎

秦論

秦得兼天下之數而失所以守天下之道阻殽函表終

華擁百二之勝以臨東諸侯則秦既有兼天下之勢矣自孝公以來急耕織以務富上首級以勸戰亦既有兼天下之資矣於是據關固守虎視而窺周室有包舉宇内之心然常自計諸侯之地足以五秦土諸侯之卒足以十秦兵是我雖有兼天下之勢而天下之勢且甚强我雖有兼天下之資而天下之資且甚厚我不以數圖之則天下所謂强且厚者將一合而謀我雖掃境内出吾兵傾囷廩轉吾粟猶不足以救敗而自支尚何天下

之兼哉惟秦人於此挾所以兼天下之數因其數而用其資下勁兵以臨六國常深懼之而不窮其攻往往拱手以須賂地之入地入而秦肥秦肥而六國瘠以亡矣此非得兼天下之數耶彼為從者曰趙嘗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夫天下擯秦秦非有畏而兵不出也計秦之慮以為六國約從急之則勢愈合交愈締緩之則曠日而隙生必自相圖可無下兵而從自解吾且使辨士欺六國而敗其與則我可以得

志此秦所以坐關中之甲十五年不東出也已而犀首之說用則齊魏趙闘蘇秦恐而去趙則從約皆解矣秦之主數如此天下蓋不足兼而有也嗟夫權術計數兵家有之縱横家有之申商有之八世所不聞聖賢所不道今秦以數取天下既甚陋又欲以數守之收天下鋒鏑鑄之咸陽以虞下叛而不知奮白挺者足以為戎首焚滅詩書撥棄古文以愚其民而不知溺儒冠者足以建大號罷侯置守郡縣六服以銷尾大之禍而不知乘

時蠭起者皆窮巷逋亡之匹夫堅長城以遮胡冦而不知出匕首搥屬車者近起於肘腋禁偶語以防民言而不知道旁觀東遊者謂可取而代此其所以取天下僅再傳而亟失之也嗟夫得兼天下之數固已與三代之興異矣而又欲以數守之秦之歷年四十為幸已甚賈生謂使子嬰以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是見秦阻之可負不見任數之速亡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荀卿曰湯武非取天下也脩

道行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而天下歸之然則三代固嘗得天下以仁矣未聞取天下以數也誼之言曰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取與守不同術也是以秦取之為不非也班氏過其說宜哉

六國論

六國仰關而攻秦秦常延敵無所憚秦兵一窺六國之境則六國狼顧而不能支何哉六國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故秦能使齊楚韓魏燕趙自相攻鬬而坐制其敝

也當是時天下稱强國者非秦而楚非楚而齊韓魏雖天下樞然韓地不過九百里魏地不至千里至小弱也迫於敵則勢不能無附故秦攻其西則南附楚東附齊楚攻其南齊攻其東則西附秦秦之謀饜韓魏不遺餘力矣齊楚之攻之國秦所禱祀而求者也齊楚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親之要常攻而駈之入秦以自救是以秦常間齊楚之攻韓魏也因得收韓魏以固其與韓魏之與固則秦亦得挾以攻齊楚而無議其後者焉非徒

齊楚也燕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者恃韓魏之蔽得無受兵於秦也無韓魏之規則秦人輕卒銳兵長驅千里渡河踰漳據番吾戰於邯鄲之下而趙危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戰於易水之上而燕危燕趙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親之要常折而與秦秦因得弱韓魏而攻之韓魏見攻南不援於楚東不援於齊北不援於燕趙則勢不得不西面而入秦計韓魏之心亦且搤腕切齒於齊楚燕趙思借秦以讎之不恥質子割地以事秦而

韓魏亦且自亡其脣以相侵擾是秦常鬭六國而坐制其敝也秦所以得鬭六國而坐制其敝者患在六國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夫惟六國異心故朝聞從人之說而合為從暮聞衡人之說而散為衡從散則離衡成則疑離則不相為救而反相圖疑則雖相為救而不相安秦將商君嘗詐襲魏公子而破之齊趙因亦數破魏兵是不相為救而反相圖也韓公仲曰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者楚也是雖相為救而不相安也此秦所

以得間其異心而攻鬬之也若秦之為計則一於連衡凡其大臣父兄朝謀而夕議與諸侯客子憑軾結駕西入關而納說者皆所以敗從而成衡此秦有一定之計也以一定之計且有衡人成之以鬬六異心之國將不制其敝而兼天下乎向使六國約從計亦一定而不易歲并力以患秦則秦人無與為衡而兵惟無出出必犄角攻之秦亦必自憂匹馬隻輪之不返也是六國反得以蹙秦於函谷而制其敝也秦安得而攻鬬之當魏武

侯之卒韓趙伐敗魏師謀曰取魏地而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强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是徒姤魏之不毀而忘毀魏之去秦疾遺巳憂也嗚呼時亦幸其計不和耳使遂分魏則韓孤而秦患迫其將覆亡之不暇魏分而韓亡則秦兵之出無限雖燕趙齊楚亦相隨為秦禽矣尚安能及始皇之世而後亡哉

楚漢論

漢高祖與項籍俱起叛亡逐秦鹿蚌鷸相持者八年高

祖之命懸籍手數矣而籍卒以敗滅何哉籍專為暴高祖專為德也高祖之入咸陽也秋毫不犯籍至乃火而屠之予以為楚漢興亡此已分矣籍特挾用匹夫小勇刼人以假息故後死耳夫以高祖權略智數攬英豪而驅御之蓋真王霸才雖羽百輩不敵也方韓信為治粟都尉蕭何數言其奇高祖故不用欲以怒信使亡既亡而追得之信自以為死矣反遽拜大將使信以任過過望必效死力卒用信以滅楚然而信遂謂漢遇我厚是

在其術中而不知也酈食其為漢謀撓楚權立六國後高祖非不知六國後不可立也而以問張良葢時欲觀良心耳高祖固知良之可用然以良始惟為韓報仇又嘗使項梁立韓諸公子横陽君成為王益樹黨已而為韓司徒又嘗自褒中去漢歸韓恐良終為韓不專為漢故因食其謀以嘗良心初非不知六國後不可立也問曰於子房何如其嘗良心可見也然而良方力陳八難是在其術中而不知也蕭何於漢臣才最高膺專任守

關中既獨立萬世大功高祖懼其脫自驕以取禍故遣卒為衛繫之廷尉痛抑折之使自卑畏以保令終非誠疑何也借誠疑之則必踵韓彭誅矣然而何至自汙以求免是在其術中而不知也三子皆人豪役於高祖術中而皆不知此漢所以取天下也若籍則無能有是得范增不能用得陳平不能用得韓信不能用皆使之怨憤棄去徒以匹夫小勇欲決雄雌於挑戰間至力屈勢窮猶將馳殺一二漢將以見技能此楚所以失天下也

然則籍之亡也又胡望乎天哉

唐論

堯有天下不以傳丹朱而授之舜舜有天下不以傳商均而授之禹夫豈不愛其子哉以為子不肖而授以位則天下蒙其害故不敢用一巳之私意易天下之公心夫以聖人不私其子也猶外求賢人而授之况有賢子不能立而曰必立所愛亦巳惑矣此唐太宗之所以不明也方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晉王限以非次回惑不決

至取佩刀自向以要其臣使必己從繼又欲立吳王恪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懦懼不能守社稷吳王英果類我欲立之何如雉奴即晉王也嗟夫恪誠英果耶則不當以無罪棄晉王誠懦不可守社稷也則不當越次而立今太宗以一旦之愛必立晉王豈公心乎且恪雉奴等己子耳猶以私愛棄英果而立柔懦借使諸王皆朱均也其肯捨己子而外求賢人授之位乎此其去聖人遠矣然觀太宗嘗立論譏評晉武以為知

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
國亂不可安也家亡不可齊也又曰棄一子者忍之小
安社稷者孝之大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
乎其詆訶前古如此而昧於己子卒使庸昏嗣有大位
切於牝晨幾至覆邦豈所謂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
已拙耶身屬韃執鋭取天下於百鬬之餘一舉而委之
孱子豈不自念其國亂不可安之論耶彼以佩刀自向
蓋小夫賤婦之為而謂太宗為之耶勤勤託孤於李勣

而卒所以立武亂唐者勣也豈不既不明於知子而又不明於知臣耶且以永業業齊民以府兵强本幹以租調立常經之法凡太宗之規為計慮欲以維持後世者皆億萬年不易之良圖至儲貳之重乃獨失授如此豈智以愛昏所為悖繆而不自知耶堯之時二八未登四凶未去五品不遜民庶艱食皆未嘗以為言也惟急於授位得人令太宗於儲貳失授而徒汲汲於維持後世之法是猶締架巨室塗茨丹雘高墉大鐍無所不至已

而付於敗家之子其能傳之久耶然則唐中遭革命宗枝剥喪酷吏日出生人毒痛者皆太宗立懦子之禍也人君可不戒哉

五代論

五代之亂極矣凡八姓十有二君歴四十餘年干戈戰伐殆無寧歲其間悖逆禍敗自古未有若是其烈而興滅起廢亦未有若是其亟者也周世宗以英偉之資為聖人驅除固無得而議者其餘則皆可以為覆轍

之戒蓋梁由强藩以取唐故梁臣多跋扈末帝尚姑息將帥相殘賊而梁以亡矣唐莊宗之取梁與明帝之取汴皆石敬塘力也其勢不得不忌忌則石氏兵起而唐以亡矣晉之取唐資契丹為援彼固貪惏而無厭則必有所不忍德光入寇而晉以亡矣郭威之於漢猶石氏之於唐也則隱帝亦不得不忌忌則鄴兵渡河而漢以亡矣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而其所以起廢之亟者無

忠臣義士以維持之也方晉之未滅梁也晉大臣多不欲莊宗即尊位而梁臣蘇循乃先以臣禮謁見蹈舞為呼萬歲及晉兵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嗚呼有臣如此梁安得不亡乎馮道相莊宗又相明帝又相愍帝及潞王反則迎潞王及晉滅唐則又事晉契丹滅晉則又事契丹漢高祖立則又事漢及周滅漢則又事周方且著書自陳更事四姓與契丹所得階勲官爵以為榮嗚呼有臣如此唐與晉漢安得不

亡乎蓋自朱温圖受唐禪士以朋黨見殺者雖未必盡賢要之不與梁而與唐亦忠節也方昭宗時天下賢士大夫或殺或去留班列者無幾矣而裴樞陸扆輩與它縉紳坐貶死凡數百人朝廷為空則靦顔于梁于唐于晉漢周者皆傾巧亂人謀身賣國如振循道者也嗚呼以一旦朋黨之禍使四十餘年遂無一忠臣義士出於縉紳至於天下大壞極亂元元塗炭而莫之救是朱温以朋黨賊虐當時之士豈惟殺數百人哉實舉天下生

民納之塗炭糜爛於數十年間也彼其洞胷流腸豈足

以償白馬之禍哉

香溪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香溪集卷十九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師曾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李崇賁

香溪集卷九

宋　范浚　撰

論

魏徵勸太宗行仁義論

聖人百世之師論

孔子聞韶論

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竊嘗疑之深惟夫子資上聖於多能為天得審音知樂殆其餘事又嘗求之傳記魯昭公之二十五年夫子蓋年三十五矣頃之魯亂遂適齊則年幾四十矣始而夫子適周且未冠已訪樂於萇弘宜不待至齊而韶始

聞也何詳味傾嘆若初未聞者乎予知之矣春秋之亂子有弑父臣有弑君而不知勲華之揖遜雖韶音尚存未有明其義者也夫子以將聖之道為天下宗邦君柄臣卒分庭禮之其有一物之不辨則走使而問焉以取正是所以尊信吾夫子為甚至今夫子䎱韶之美至忘味彼將曰孔子聖人也而美韶音如此韶果何謂哉則又將即韶音以求其義庶幾知有虞紹禪之美而恥篡奪之亂焉是亦諷而誡之之義也當春秋之時齊襄公

立十二年而公孫無知弑之無知自立而雍廪弑之小白之薨也五公子爭立無虧立而齊人殺之昭公之薨也子舍立而商人弑之商人代立而閻職又弑之商人之子立而齊人又廢之莊公立六年而崔武子弑之已而孔子適齊聞韶則景公問政之時也方陳常擅齊政變逆有萌聖人微見其漸故對以君君臣臣是孔子感齊之亂意可知也齊於春秋為亂特甚故美韶音必於齊旨其微矣乎後之好異嗜奇者昧吾夫子所謂而徒

附益其說曰孔子至齊郭門外遇嬰兒之挈壺者其視精其行端孔子謂御曰驅之韶樂方作至齊聞韶不知肉味是豈有識之言哉

夷齊諫武王論

或曰武王伐商伯夷叔齊諫之而不用商亂已平天下宗周夷齊恥之遂去隱乎首陽之山且曰義不食周粟而終以餓死有諸否乎曰有之曰然則孔子以夷齊為賢武王其非耶曰夷齊固賢矣而武王不非也夫以紂

之不道不可不伐者也惟武王能將天命取而伐之易昏以明使四海赤子得脫虎口而乳慈母君子稱之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武盡美矣此胡可非耶惟夷齊之心以為臣伐君蓋甚逆之道使君非紂不當伐也臣非武王不可伐也後世有亂賊之臣必將曰武王聖人也而伐紂當年無一人非之者是則臣伐君乃聖人之教其於簒奪竊取將多有之故於武王杖鉞指商之初叩馬陳諫以明君臣之分既不從則又恥而去之雖餓

死不悔期於殺身以愈後世之亂使後世之人皆曰武王之伐商當也而夷齊猶非之是則伐君者乃臣子之深罪雖有簒奪竊取之志將逡廵而不敢發夷齊之心盖如是初不以武王為非也不然諫而不入胡不死之以示爭切之心以開武王之惑以見紂之決不可伐乃於有商既亡之後空自餓死何益耶且學者之所取信不惟孔孟耶孔子嘗言夷齊之無怨矣使其羞諫君之不用至於不食而死且不為怨乎孟子曰伯夷避紂居

北海之濵以待天下之清其所以避紂而待天下之清豈無望乎易紂以清者予是以知夷齊之心初不以武王為非也而諫之是欲以愈後世之亂也武王之於紂不得不伐夷齊之於武王不得不諫非武王無以戡亂於一時非夷齊無以救亂於萬世予故曰夷齊賢而武王不非也或曰議者以伯夷之諫無有也其所不與伐商者蓋二老春秋已高自海濵趨文王之都遠計數千里自文王之興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意伯夷欲

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又意其死於道路又意其至文王之都不及武王之世而死此有諸乎曰無之此非折中之言無稽之論也夫伯夷之與太公俱稱大老年相若也伯夷處北海而太公處東海地相似也若曰伯夷之志不遂此固無所證信若曰死於道路則太公疑亦不能至文王之都若曰歲久而死則太公疑亦不及武王之世此實無稽之論非折中之言也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春秋左氏傳曰武王伐商遷

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噫使二書不出於孔氏之門人其可也若其書果足傳則或人之言吾不敢聽

叔孫通知當世要務論

當草昧多艱之初而為誕闊難行之事譬欲飲渴而酌河漢豈人情哉將以救世定亂則莫若當務為急知所當務則功立效矣漢高祖初定天下叔孫通欲正君臣之儀以尊高祖諸生稱之曰知當世要務謂通明所以定亂之道也君臣之禍莫大於名分不嚴名分不嚴則

君不自知其尊臣不自安其卑君不自知其尊則不知所以馭臣臣不自安其卑則不知所以奉君於是君臣失位慢悖偪僭之患以生至於逆叛篡竊者有矣故曰名分定勢治之道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今夫嬴秦失鹿天下逐之人有自王之心故陳勝以戍卒王楚楚遣武臣略趙則武臣王趙趙遣韓廣徇燕則韓廣王燕已而王魏王齊王韓王西楚號稱滅秦而王者不可勝數率皆自謂特起稱孤無復北面事人雖使舜禹在上不以

名分制之且不能保其必臣顧區區劉季特以馬上得之苟非以禮法為治彼肯低首下心曲拳而遂服哉又況漢之將臣多出於刑餘盜刼鼓刀市儈之徒非有至智大識通知天命者一有不快則掉弄逆旗等兒戲耳高祖其能盡誅之乎於斯時也求所謂定亂之道則未有先於名分者君臣之儀所以正名分也而通乃能為高祖制之是以明其知要務也長樂之會警衛肅飾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前日擊柱醉呼之人鉗頰縮氣

無敢譁者使高帝一旦知爲皇帝之貴此則知所當務而功立效也其後諸侯雖有反者然名分旣定天下之人獨知有天子而不知有諸侯故皆偏方獨叛無有應助而相繼受戮向使通不正君臣之儀則韓信不入賀彭越不受因天下之人亦將乍臣乍叛爲信爲越而高祖不得獨尊矣通之有功於漢豈汗馬比哉雖然諸生謂通知要務則是也謂之聖人則大不可通挾儀秦捭闔之風且不得爲純儒其去聖人亦萬萬遠矣是可無

辨而明也

魏鄭公願為良臣論

人臣有殺身之義而殺身者每出於不得已君為不道醜行日積不知自悔臣必輸忠而指言之言之不從則必號泣而苦言之於是而忤君心逢震怒赴湯冒越乃有至於殺身是君之惡至此而極而臣之義亦至此而窮且凶也豈臣心之所欲哉唐魏鄭公謂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無俾臣為忠臣蓋殺身而為忠臣者出

於不得已非其心之所欲故也自古無道之世臣主之名有兩敗無兩立君行惡矣臣不能以忠死之則臣亦惡矣此有兩敗也君行惡矣臣以忠死之則君惡愈大而臣獨得忠名於世此無兩立也臣主之名兩敗君子固深恥之君名惡而臣獨善君子亦寧樂哉而或至於為忠者不得已也故曰無俾臣為忠臣也或曰鄭公之願為良臣將愛身而難於為忠耶曰不然也鄭公之於忠臣非不能為不願為也其言雖曰願為良臣然正欲

以示其將必為忠臣之心太宗有道則公為良臣是俾公為良臣也太宗無道則公為忠臣是俾公為忠臣也鄭公若曰願陛下為有道毋為無道無道則臣將必為忠臣蓋欲繩其君使不得為無道云耳且以忠良異稱要皆美號鄭公亦何擇焉其所以言此非為身謀正為太宗謀耳公為良臣則太宗為有道公為忠臣則太宗為無道君以無道見醜於天下後世而臣獨以忠節有聞孰若身荷美名君都顯號而臣主之善兩立此公所

以為太宗謀而願為良臣也不然與龍逄比干遊於地下鄭公寧有恥哉幸太宗能用公計以致貞觀之治是以卒擅良臣之美也雖然公之言可以為賢者道彼有庸回之臣苟於固位坐視君之愚昏而無所正救不知良臣初未嘗不為忠焉乃曰魏鄭公不願為忠臣君雖無道吾願為良臣而已脂韋塞默卒有臣主兩敗之禍此豈鄭公之謂哉

房杜不言功論

君子有心於濟世無心於立功功非君子之所當論也
時方輔英主平禍亂則所以經濟大業者不得不用力
焉然其初心豈以邀功為哉痛生人之荼毒為之拯救
而已唐太宗取天下房玄齡杜如晦力為多然二人終
不言功為其有心於濟世而無心於立功也切嘗言之
隋季不競魚爛土潰小黠巨姦揭竿蠭起四海之内鞠
為盜區元元無聊有肝腦塗地之禍太宗於是奮布衣
提三尺劒翦除羣慝為萬人請命於上帝不踰十年遂

定天下稽其梟威雅鹹老生俘杲窓擄充賚東取河洛西舉汧隴南威蠻荆北走獯鬻崇功偉烈赫奕盛大疑非手足所能圖者盖房杜實佐成之也太宗自為燉煌公時即收玄齡自為秦王即用如晦二人之佐太宗固有年矣奇謀秘畫陳之多矣繩違正諫亦巳數矣是其有功於唐殆不可以筭計由常人觀之則必歷自辨數以希高爵大封垂榮後裔而不疑矣然而二人方且撝謙貶抑痛自退遜曾無一言及之豈無謂哉其意必曰

吾君之定禍亂天下之所歸也實為吾君之德也吾君不作我何為哉是雖有功歸之吾君可也又必曰吾君之定禍亂衆材之所資也實為諸將之力也不有諸將我何為哉是雖有功歸之諸將可也又必曰成功之下不可居也古所患也自伐以取禍功於我何有哉是雖有功持之若無可也歸之於君則功不可言也歸之諸將則功不可言也持之若無則功不可言也二人有功而不言意其有得於三者之說也雖然是亦無心於立

功者之所為也使二人者攘袂用力區區以功名為務亦何能不自言耶抑嘗聞之薛萬均盧祖尚李君羡輩太宗時俱有功受封爵然而萬均坐清宮不謹下獄憤死祖尚辭交州都督斬之朝堂君羡以謡讖見忌下詔誅之是皆非辜小眚不獲保全則太宗之於功臣初未嘗加恤也尉遲恭侍宴論功爭班乃至不懌而深譴之且有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之語當時大臣類多畏禍李靖闔門稱疾長孫無忌求解僕射懼有功而終見疑

也然玄齡如晦之不言功其亦覆車之戒耶嗚呼拔劒
讙言攘袂指畫競占豐邑爭據上位者無時無之君子
欲明退遜之義其於房杜盍亦少懐仰哉

魏徵勸太宗行仁義論

人必有是志也然後勉之而益進激之而益勵苟惟不
從志於是事而以是事勸之則雖予賜開說挽乎前儀
秦捭闔刼乎後吾知其行事不能以寸是故戰國之君
昧夫人道忸怵于剥斂積實攻闘侵取之説凡其君臣

早朝晏罷諏謀而建白者必功利是圖謂拓土為能臣謂豐財為至計誅求無藝使民剔肌出髓而未已玩兵嗜殺使民絶脰洞胷而不悔彼其大欲在圖霸積慮在富强故雖以孟軻游談仁義於齊梁鄒魯宋薛之間往往枘鑿不偶蔑有一君行其言者非軻言不足用蓋時君無役志乎仁義者也故夫人主必有是志然後勸之以是事則深聽而果行昔太宗致貞觀之治天下晏然外薄嶺海户闔不閉蠻夷君長咸襲衣冠帶刀宿衛於

是帝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彞見之古今議者因遂以謂太宗行仁義率由魏徵勸之嗟夫徵排德彞而勉其君以施化信有助矣然向非太宗有志乎仁義則德彞言入而莫回徵徒百說未免為虛語也徵雖賢孰與孟軻太宗雖明而貪功勤兵猶未逺賢於齊梁之君使其素心不在仁義則孟軻復生言猶不聽況徵其能勸之有行乎觀太宗在貞觀初嘗謂侍臣曰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庶革近代之澆薄又曰

為國之道必撫以仁義公等宜共行之惟夫素心在仁義然後知仁義之可以為國而責治於臣下者亦必在於仁義故又嘗謂仁義之道當存之心使常相繼斯須懈怠去之已遠譬猶飲食嘗令充飽乃可全生此其於仁義固克念而不敢忘則於徵之說非偶然聽之所以能有助也或謂文皇芟刈手足安忍無親此其於仁義背而馳者也何克念之有乎曰是誠太宗之慙德也然仁義何嘗之有背之則為小人蹈之則為君子使太宗

自艾自克處仁遷義則一洗心易慮猶可與也況能力行乎孟軻言五霸假之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春秋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然太宗既久假矣胡可疾其始遂終疾之耶

聖人百世之師論

聖人備道全美人倫之至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世之法一是矣是百世之師也若孔子是也至若伯夷柳下惠以為百世之師則可以為聖人則學者疑之中庸曰

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此聖人所以爲百世之師也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烏乎之揚雄答曰之後世君子又曰關百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子貢稱夫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是聖人爲百世之師若

孔子可以當之也至若伯夷得聖人之清而已柳下惠得聖人之和而已豈能盡聖人之道乎孔子曰伯夷古之賢人也又曰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孔子於夷惠特稱賢而已以為聖人學者疑之先儒嘗謂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萬章公孫丑之徒相與記軻言焉耳信如是則以夷惠聖之清聖之和真軻言也直以為聖人記軻言者之過也然而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寛薄夫敦是二

子奮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非百世之師乎蓋伯夷雖清而聞文王作則興曰盍歸乎來柳下惠雖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是雖未至於無可無不可要亦非滯於一隅者此所以未可謂之聖人而可以為百世之師也

香溪集卷九

香溪集卷十

宋 范浚 撰

書總論

堯典論

湯誓仲虺之誥論

伊訓論

太甲三篇論

咸有一德論

堯典論

夫子序書辭嚴旨奥不越數言而終篇大義粲然可明若序堯典言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

禪于虞舜則堯之廣大同天始能格于上下協和萬邦終能求賢于側陋授以天下盛德大業已備見矣後世邪説横議詆誣大聖謂堯幽囚謂舜臣堯怪妄百出特考是數言而唐虞禪紹之美昭若白日紛紛詭論不攻自破盖功成者去天道固然堯將遜位不以授丹朱而授舜是謂天下為公之道故曰將遜于位禪于虞舜聖言折衷堯舜之道益明於是又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對宰我之問亦云陶唐其仁如天孟子推其説則曰為

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葢堯以天下授丹朱則丹朱利而天下病以天下授舜則天下利而丹朱病堯曰吾終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方其念丹朱與天下利病孰輕孰重苟懷一毫有我之心則視利天下不足以病其子視利其子雖病天下不屑也惟堯無我視天下猶吾子也視利天下猶利吾子也如是則吾子與天下何擇焉所利者衆則為之耳且授舜之利公利也授丹朱之利私利也不以私利易公利此天心也此其

所以能視天下猶吾子而則天之大為天下得舜而如天之仁也同天如此故聰無不聞明無不見文無不被思無不通而其神能光宅天下也夫以堯舜聖德光明盛大胡可以管窺蠡測妄議涯畛而世儒謂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奉天是不惟不知堯舜抑亦不知道又不知天人也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推本而言之也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者一道也在天則謂之天道在

地則謂之地道在人則謂之人道揚雄曰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故合天地人而言之其致一也古之王者必承天意以從事是天理即人事也王者欲有所為必求端於天是人事即天理也又況聖人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所行動無非天謂堯行天道豈與人事異耶謂舜行人道豈與天道異耶苟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歴象日月星辰為行天道耶則敬授人時而天與人一矣

苟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爲行天道耶則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而天與人一矣苟謂舜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爲行人道耶則烈風雷雨弗迷而人與天一矣苟謂舜咨十有二人各欽其職爲行人道耶則惟時亮天工而人與天一矣嗟夫世儒之論是不知堯舜者也是不知道者也是不知天人者也

湯誓仲虺之誥論

湯之伐桀爲天下除虐也而商人乃曰我后不恤我衆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此豈於人心有不順哉蓋商人以穡事為念商人之私心也成湯以正夏為急天下之公心也商人知安湯之仁而不知天下苦桀之虐謂克終穡事有食以飽吾商人足矣天下苦桀虐我其如彼何夏罪雖至極彼其如我何嗟夫知有商人而不知有天下是商人之私心也惟湯則以為普天之下舉歸吾仁率土之衆誰非商民博施濟衆豈非吾心弔民罰罪豈非吾事苟急吾穡徒能飽吾有衆而已彼天下之罹桀殘

虐割剥者甚溺於塗甚蹈於爐呼天無告急於倒掛吾其坐視而不救歟則吾心有外矣吾爲不仁矣吾其以天下爲非我矣吾其上負皇天之眷求下負萬國來蘇之望矣必往之誓胡可前却而不果哉嗟夫以天下爲商人而不以商人外天下是天下之公心也然而湯能以天下之公心伐天下之同害上承天意下協民願宜無不慊而猶有慙德何哉盖以臣伐君以諸侯爲天子以一國有天下天下之至難也天下之至疑也聖人行

之聖人之不幸也聖人之不得已也成湯于所遇之不幸而處勢之不得已故果於必往行天下之至難冒天下之至疑故猶有慙德其必往也以救萬方之禍其有慙德也以憂萬世之亂救萬方之禍者仁也憂萬世之亂者仁之至也此成湯所以為聖人也仲虺以湯之懷慙雖出於仁厚而恐或至於動心以害大有為之志故陳義作誥以釋湯意首言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續言夏王有罪帝用不臧是天意釋桀而眷湯湯可以仰無

愧於天矣又言商家邦於有夏若莠秕之必見剪除商人危懼同心患桀又言湯之寛仁彰信天下攸徂之民相慶徯至是人心去桀而歸湯湯可以俯無怍於人矣仰無愧俯無怍何為猶有慙德也哉且以常人言之凡所謂貴有天下者為得便私適己肆意極情選聲以娛聽選色以從欲積財儲貨以厚自封殖横心所念無不自如然後為快也成湯乃獨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則何利於有天下也哉亦與天下所同利而已與天下所同

利非利己也又何慙德之有哉然而仲虺之忠篤於愛君惟恐成湯自大或有侈心驕志故雖釋湯之懷慙而猶告以昭德建中制事制心之道又告以自滿自用慎終惟始之戒也成湯之心不忘戒慎惟恐有侈心驕志忽不自知故雖無庸懷慙而猶誕告萬方以兹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又告以朕躬有罪不敢自赦無以萬方也凡湯之能有萬邦實用此道故荀卿曰湯武非取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

利除天下同害而天下歸之豈不信哉

伊訓論

為人君者必鑒前古然後可以知興替必法先王然後可以繼統業伊尹訓太甲稱有夏先后禹啟少康德足以格天地寧鬼神微及於鳥獸魚鱉咸遂其生逮桀弗率天降禍災假手于湯討而伐之是欲太甲鑒前古而知興替之由也又稱成湯布昭不殺之聖武以寛政代桀虐用得衆心而兆民允懷又稱湯自始修人事之紀

以至于有萬邦本乎無我以從諫諍法古以若先民為君明為臣忠其恕也與人不求備其仁也檢身若不及所以能膺天命有天下其難如此是欲太甲法先王以繼統業之重也鑒前古以知興替法先王以繼統業為君之要舉矣至若戒以嗣德在初欲其慎始戒以立愛惟親立敬惟長欲其務本言湯之求哲人俾輔後嗣則告以舊人可與圖政言湯之制官刑有三風十愆則告以一過可以亡國言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則告以天

之禍福無心唯人自召言德罔小萬邦惟慶不德罔大墜厥宗則告以小善足以福天下小惡足以覆宗廟凡其格言善訓丁寧切至如此可謂忠亮篤誠以道事君者也此所以營于桐宮而太甲不之疑天下不之議百世之下言忠臣者必推之也

太甲三篇論

太甲既立不惠于阿衡伊尹時為受遺大臣懼其失道以危基業乃作書以示訓戒太甲上篇是也王能自艾

克終允德伊尹又作書太甲中篇是也伊尹精忠篤誠喜君悔過丁寧申誥兾其大善故又作書太甲下篇是也歷考三篇旨義大要以終始欽慎為戒夫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況太甲不克于厥初悔過而反善得不以終始為戒乎人君不欽厥德乃墜厥命弗慎厥德雖悔可追況太甲甞以欲敗度縱敗禮得不以欽慎為戒乎是故其言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此蓋戒

以君臣皆當由忠信而有終也傳曰忠信爲周則自周有終者由忠信而有終也忠蓋言吾無息者也信蓋言吾實然者也實然而無息豈不有終乎使不忠信則無物矣焉能有終乎大學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言忠信則得道不忠信則失道茍得之而又失之非有終也在易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孔子明之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又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

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夫惟君子忠信以進德故能始而知至至之卒而知終終之非自周有終乎是道也居上在下莫不由之故有夏先后君臣皆有克終之美太甲所宜勉也伊尹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蓋戒以當慎儉德以為永圖而克終也記曰君子恭儉以求役仁又曰儉近仁以儉為求役仁以儉為近仁則所謂儉者非特儉以足用之謂苟能守約而心不恣縱是儉德也是故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

於言可以養氣凡儉而守約皆可以悠久而無窮今伊尹告太甲以愼乃儉德是永圖也知儉為守約則所以愼者蓋有要矣亦曰儉於心而戒愼之耳伊尹又曰終始愼厥與蓋戒以愼夫與賢而克終也權輿之詩刺秦康公與賢有始而無終蓋知賢而不能任任而不能信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皆非與賢有終之謂也惟能待以至誠則是終始愼厥與之道若所謂至誠樂與賢者共之是也伊尹又曰愼終于始蓋戒以愼終之道在先

慎始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夫慎始而不終者有矣未有不慎始而有終者也凡欲慎終當於始而慎之故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之千里能慎始則終不繆是乃所以為慎終也伊尹又曰祗爾厥辟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欲其欽所以為君之道而率循湯之所行也夏書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為君不敬則有朽索之懼固宜祗厥辟也然苟不知其所止則安能盡君道故又曰欽厥止蓋言所謂欽

爾厥辟者在欽厥止也大學曰為人君止於仁君能止
於仁則心為仁心心為仁心則言皆仁言術皆仁術政
皆仁政無所往而不為仁矣然仁天理也必敬以直内
然後天理存故欲止於仁不可以不敬不敬且不可以
求仁其況能止於仁乎觀孔子對仲弓樊遲問仁必告
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居處恭執事敬是必
敬而後可以求仁也況欲止於仁其可以不敬乎詩
稱文王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亦欽厥止之義也使

太甲能知止於仁而克欽則可以繼湯之克仁是率乃
祖之攸行也伊尹又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是又告以
皇天所以親人君由乎克敬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
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道
甚明人君不可不敬敬則天必親之雖高高在上而日
監在茲也夫惟敬以直內而天理存是天之所親也詩
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天道未
嘗不與人出入往來游行衍溢以天親克敬之義求之

則可見矣伊尹又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是又告以克敬非特爲天所親也而成湯又能勉敬厥德終至於不勉而誠誠則天故克配上帝今王亦宜監湯而勉於敬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湯之聖敬所以日躋者以勉敬厥德故也帝所以命之式于九圍者以其克配上帝故也

咸有一德論

伊尹既復政太甲將告歸陳戒于德而終篇以一為言所以啟廸其君者可謂要矣所以望于其君者可謂重矣至哉一乎大哉一乎粤自元氣未判混然純全命之曰太一及其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隂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散而為萬物則是一也無乎不在故天地以是一而成化隂陽以是一而不測四時以是一而變通鬼神以是一而體物不遺萬物以是一而各正性命其在人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先意我必固舉絶之際混然

純全亦人之太一也及夫目得之而視耳得之而聽口得之而言四體得之而動作則是一也無乎不在故視以是一而明聽以是一而聰言以是一而從動作以是一而順由是一而不知者為愚知是一者為智守是一者為賢性是一者為聖至於聖則無往而不一矣是故會萬物以為一身一體之也合萬殊為一物一同之也洞萬理為一致一貫之也冥萬世為一息一通之也攝萬善于一德一該之也應萬變于一心一統之也至於

一天人一有無一死生一情性一內外無往而不一用能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接其靈與陰陽媾其化與四時合其誠天地鬼神陰陽四時吾之一與之為一矣則於治天下何有哉論一至此盖性是一者也則於聖人何有哉荀卿載舜之言曰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刑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耶夫何足致也荀卿又曰一與一是為聖人又曰一而不二為聖人今伊尹所以告戒其君懇懇以一為言是以治天下

之本啟迪之也豈不要哉是以聖人之事望之也豈不重哉

說命三篇論

高宗得傅說言夢帝賚予良弼何也曰人心其神矣乎苟惟精一則虛明洞達事物之至無不感通故孔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方高宗恭默思道蓋清明矣至誠矣志氣如神矣可以前知矣則帝賚良弼形于宵夢又何疑哉世之議者妄謂高

宗知傅說之賢遽欲引以為相懼羣臣不心服天下不以為宜因假夢以神其事以要信於一時嗚呼其誣高宗乎使誠假夢以用說豈不為偽乎彼其三年不言亦已久矣烏可偽為乎揚雄曰夫信周其誠上通于天高宗誠與天通天以良弼賚之此甚盛德也議者誣以為偽豈非所謂邪說橫議乎春秋外傳曰昔商武丁聳其德至于神明又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智之不疾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又曰使之

象夢旁求四方之賢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夫惟高宗不以睿知自大精意思道恭黙以聳其德至于神明故誠格上帝夢得賢輔初非知其為傅說也以宵夢所見之象旁求得之然後知其為傅說也考於經合於傳其說甚明而議者謂為假夢是不知至誠上通至於神明之道而妄論如此意必以為高宗不能往夢傅說傅說不能見夢高宗也殊不知人之誠心殆猶明鑑鑒明洞徹無物不形雖羣象雜委於前而色色

呈露無得遁者鑒非往照物無來心實感通之理冥於自然耳高宗之誠善必先知則夢得賢人與鑒燭物何異葢高宗恭默所思思得良弼以自輔耳逮其精誠感通則同焉者合類焉者應乃有良弼見於正夢初非彼來亦非此往神交黙契莫知所以然而然耳從是觀之豈非甚盛德耶其可以邪說誣為僞事耶然觀高宗既得傅說立以為相命之納誨責以正己使之作礪責以濟己使之作舟楫責以澤民使之作霖雨又責以啓沃

如藥石又責以為己明謨如跣視地又責以作成己德如麴糵又責以可否相濟如鹽梅又責以繼美于阿衡其望說之心可謂切至矣而說之進言勤勤反覆大槩惟以從諫務學任人為先何哉盖從諫帝王之大烈而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至於任人則治亂安危係焉是三者實人主之要務又況能從諫則舍己從人無我而為聖矣能務學則可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為聖矣能任人則得良臣以助而為聖矣三者皆為聖之道

而傅說乃以望高宗則其待高宗者為何如哉其所以任高宗之責者為何如哉抑嘗觀成湯改過不吝而從諫弗咈其於伊尹則學焉而後臣之其任人也則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是從諫務學任人三者湯皆力行而盡之矣高宗之命說固嘗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又曰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凡所以望說者皆冀其佐已使已蹈迪成湯之蹤而繼承之則說以湯之力行者為輔導不亦

宜乎

洪範論

洪範九疇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也上天錫之大禹明之武王訪之箕子申之論其所以為大法則古聖人皆得之天下之人共由之百世之王莫不法之其類雖九而天地人神事物萬殊無不綜貫極其同歸則一於皇極而已矣蓋皇極者大中也天下之道至中而極無餘理矣宜乎九疇之敘皇極居中總包上下為其至極

而無餘可以盡天下之理故也今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天地之道本乎皇極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人亦本乎皇極也中庸之道與鬼神之道相似是神亦本乎皇極也凡所立事無得過與不及當用大中之道是事亦本乎皇極也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是物亦本乎皇極也天地人神事物萬殊一皆本乎皇極則九疇之義非皇極主於其間可乎是故一五行得皇極則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革土稼穡無

不得其中矣二五事得皇極則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無不得其中矣三八政得皇極則食貨與祀司徒司空司寇賓師無不得其中矣四五紀得皇極則歲月日星辰歷數無不得其中矣六三德得皇極則正直剛克柔克無不得其中矣七稽疑得皇極則卜五占用二衍忒無不得其中矣八庶徵得皇極則雨暘燠寒風無不得其中矣九五福得皇極則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無不得其中矣然則大法之類雖曰有九而九類所以

能綜貫天地人神事物萬殊之理者實一本乎皇極也蓋五行五紀庶徵之類言天地萬物之中也五事八政三德五福六極之類言人與事之中也八政之祀五紀之歷數與夫稽疑命卜筮之類言人與神之中也天地人神事物莫不有中而九疇該之皇極一以貫之可不謂大法耶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論附君陳

嘗考諸經蓋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

方八篇雖辭語繁悉指各不同然大要以商人心未服周而作也說者或以為商自湯已下七王之德感人也深方紂肆虐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歸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商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信如此言則是武王周公不足以服商人也非商人之頑為難服也蓋嘗以商周論之商代夏周代商其事則同湯伐桀以救民武王伐紂以遏亂其心則同湯升陑致天之罰武王

渡孟津底天之罰其奉天命則同湯有萬邦兆民永懷武王定天下萬姓悅服其得人心則同湯武之道無不同也何為夏人歸商不復攜叛而商人歸周屢為翻動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又佐以召公同心鎮撫久猶未服豈無自而然哉蓋桀雖不道得罪人神自取滅亡與紂相似然書曰紂罪浮于桀則是紂惡視桀為又甚也觀湯誓衆之辭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告萬方之辭曰夏王滅德作威流毒下國此固足以失天下矣

然未若紂惡之為大而天下化桀之惡亦未若商人化紂之惡之深矣觀武王誓衆動數紂之惡踰數十條過桀遠甚而淫酗肆虐商人化之罔不沈湎于酒草竊姦究上而卿士相師為非度下而小民相與為敵讎其凶德惡德餘風遺毒淪入骨髓溢于後世庶羣自酒殆不可禁自作不典殆不可安武庚之惡猶丹朱然使堯在上未必不傲虐商人之惡猶苗民然使舜在上未必不逆命然則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又佐以召公同心

鎮撫久猶未服無足疑者是商人之頑至難服也非成王周公服之難也又況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口化人之情不特使之革面其治人而未治也必皇自祗德不以責諸人其計安天下必為百世計不為目前一切計成王周召之意若以為商人難化非商人之罪化紂之惡深也既曰頑民矣吾其可忿疾之乎吾不能使風移俗易樂從誠服而惟禁之以令臨之以威劫之以刑俾莫我敢違則是徒服其口耳彼將不敢言而敢怒詛

能服其心乎是徒使之革面耳彼將苟免無恥詎能化其情乎是徒責諸人耳彼將謂我不先自治而非議之詎能無媿於祗德乎是徒苟為目前一切之計耳彼將傾耳戴目懷異志而幸禍亂矣詎能為百世計乎且周之得天下非取之也以德行仁天下自歸之也天下自歸之又烏可以威令與刑加商人而強服之哉此則成王周公之心也是故成王周公之於商人也念之至深待之至寬處之至厚作成周使之遷庶幾密邇王室式

化厥訓擇康叔為之君庶幾乃大明服其勑懋和歷言商之亡以淫泆不明取天罰使知天之所廢非人力可興又歷言周之王以明慎用德受天命使知天之所興非人力可勝告康叔有曰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廸屢未同是欲定商人之心以同心也誥多方有曰爾乃廸屢不靜爾心未愛是欲使商人之心愛周而自安也凡此類豈非欲服其心不服其口之謂乎誥康叔有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又曰作新民是欲使商人盡去舊

惡遷善而自新也告多士有曰誥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是欲使商人誠服于教命不以刑戮威之也召公告成王有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是欲節商人之性而使之進于善也凡此類豈非欲化其情不特使之革命之謂乎於大誥有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是雖商人為叛而以過事為在己也誥康叔有曰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

天是雖商人不安而以為天罰已罪也凡此類豈非皇自祗德不責諸人之謂乎其告康叔有曰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是欲使康叔安商人為世世享國之圖也於梓材有曰已若兹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是欲康叔安商人為周家萬年之圖也於洛誥有曰王伻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懐德是欲商人永懐周德為萬年圖也凡此類豈非欲百世計不為目前一切計乎成王周公之治商人必欲服其心必欲

化其情其自治也必皇自祗德必為百世計處己處人可謂兩盡矣宜其終能使頑民咸化也然而周公既没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猶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又曰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又曰爾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諄諄訓戒皆欲其不恃威令刑辟務為寛容豈非終不欲以力强服商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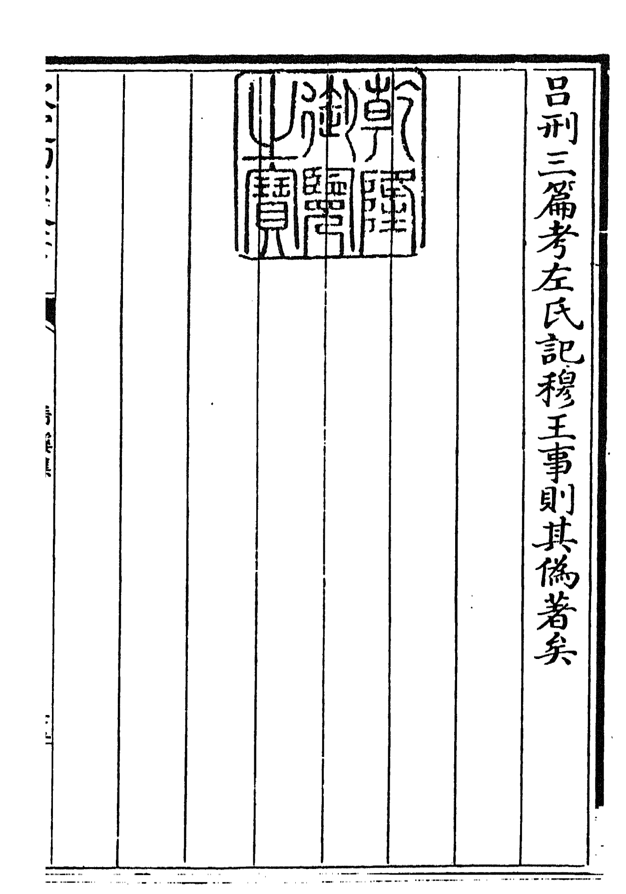
君牙冏命吕刑論

穆王之書見於經者三篇命君牙為大司徒命伯冏為大僕正命吕侯訓暢夏刑其言皆丁寧告戒以求助輕刑為意夫子録而叙之與典謨並傳自餘無穆王事見于經者以三篇為聖人所取則穆王信亦賢矣而好議論者摘摭傳記不典之語横加詆訾謂穆王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聽又謂其欲以車轍馬迹周天下祭公謀父誦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嗟乎信不典之語如此不幾於廢經乎世有善為春秋者以經考傳之真偽是學經

之法也豈惟春秋哉凡百家傳記有異論皆當折衷於聖言今遽以傳記廢經遂謂穆王非賢甚不可也且二說皆出於左氏左氏浮誇而失之誣者也竊求諸經穆王命其臣使翼己作股肱心膂又命左右前後之士正救所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又以厥后自聖為戒輸誠求助切至如此豈不能聽謀父之諫乎且以祈招一詩猶能止王非心則欲征犬戎謀父進諫累數百言寧有不能止其行乎又求諸經穆王能念前人付託之重

戒慎恐懼若涉氷蹈虎怵惕惟厲至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此其心與堯舜禹湯文武戰戰慄慄之心何異又慕文武出入起居罔有弗欽此其志亦高矣何至於肆其侈心周行天下乎吕刑一篇首言蚩尤作亂苗民淫虐繼言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臯陶制百姓于刑之中又歷言察獄欽刑中正審克之道大要以慎罰不濫宥過從輕為意原其設心雖小眚薄罪猶將盡心焉況甲兵大刑其肯輕用以不享責犬戎妄加討伐乎以君牙冏命

呂刑三篇考左氏記穆王事則其僞著矣



香溪集卷十